

出发前

必武

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注一），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苏区工作好呢的问题。

有一天何叔衡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注二），你有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著〔着〕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多〕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苏区。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他是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苏区，因叔衡、特立、觉武〔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武〔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

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阻〕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苏区，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呵〔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发生这些问题？

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正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地〕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那〔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份〔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等〕，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会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注一）在广昌战斗后，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报》上写了几篇关于红军战略的论文，说红军在必要时应当转移地区作战，现手中无原文，题目和时间都记不清楚。

（注二）中央苏区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缉得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作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全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作草鞋。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

富春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我曾作〔做〕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苏区，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的〔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

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苏区了。要走的十天，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格”时候会面咧？“好的，埃（即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地〕逼近当儿，心中留念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苏区！

十月十日的黄昏，从瑞金雄赳赳的〔地〕出发了。夜行军，3日经过富田、雩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雩都河。第五夜，月色光明的〔地〕过了苏区边界的新陂，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三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如麻的留念！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二百万为中国苏维埃而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三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

直到听到固陂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呀！”

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

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使我引起对中央苏区、对江西苏区的回忆，纪念！

的确，全中国第一个苏区的江西苏区，为全中国苏维埃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苏区三百万群众坚持奋斗，冲破蒋介石五次“围剿”的中央苏区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苏区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苏区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苏区的党员，跟着江西苏区二百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苏区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苏区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

离开老家的一天

小 朋

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苏区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姐妹……

这次离开苏区,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苏区,发展新苏区。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园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只是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

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午后五点半吃饭后,预备号〔和〕集合号从各连队的住〔驻〕地前后远近的陆续吹着,一队队荷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的〔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的〔地〕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道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鼓动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

“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铲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和受‘铲共团’的袭击……”最后,现在我们到了苏区的边界,明天就不是苏区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份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苏区,就是放弃苏区,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次虽然是暂时离

开苏区，并不是放弃苏区，相反的是为了要保护苏区，为了我们的苏维埃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我们的土地自由不被敌人侵略，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的〔地〕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苏区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蒂〔帝〕所占领的苏区，保障我们的苏维埃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地说〕：“对，反对逃跑份〔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

“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
苏维埃那〔哪〕个敢蹂躏？啊！
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帝〕国民党，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
直到最后一个人！”

歌声悠扬的〔地〕完结了，战士们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

我不时的〔地〕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

越走越远了，将二十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已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铲共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铲共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

再行五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地〕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地〕过那不好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依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

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交〔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的〔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那〔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交〔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哟哎哟的〔地〕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做人情的〔地〕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搅鬼！

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四五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得真要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一会〔儿〕又停止了，真是有点气人。

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了。这边下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蜒〕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隐〕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坐汽车”溜下去。原来上山时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

好〔不〕容易的〔地〕下完了，只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明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的〔地〕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在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二〔两〕点了。

待我到时，前面的部队，已经睡得大家“鼾儿起梦儿迢”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铲共团”被一起捉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呵〔啊〕！

这里的群众，已有部分因不了解红军而逃跑了。但家里还有些，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的〔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铲共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铲共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已极。

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苏区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苏区，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

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即悠然入梦了。

别

彭加伦

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人们都在田里劳作，为了他自己分得的土地，弯着腰在努力地耕种，不断的〔地〕唱出他快乐的山歌。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前做慰劳红军的鞋和其他针线。孩子们一群群地很活泼地在游戏。乡政府门前的红旗随风飘荡，在阳光的映射下，现出特别鲜艳的颜色，一切的情景都点缀着这个赤色农庄的园色。

号音响了，尖锐的声音激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吹号本是军队中平常的事，可是今日的号音却带了特别的意味，好像在这声音中含了很浓厚的刺激的感觉。谁知道它就是长征进行曲，谁知道它就是故乡离别之歌！

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的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的〔地〕继续向着雩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磨〔磨〕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渡口中立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一个个战士都轻捷地一跃登岸，远看去好像无数青蛙在跳跃，他们一跳上岸就飞跑地跟上队伍去，动作是那样的迅速。

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脯前面。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捆在背包上端的防空帽——用树枝做的伪装，以防备敌机用的——都戴在头上。十天的粮食，有的掬着，有的挑着，有的扛着。伙食担子、公文担子，很有次序地随在队伍的后面一个个雄赳赳的〔地〕迈着大步前进。

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一堆堆站在路旁欢送。他们手里有的拿

着草鞋，有的拿着食物，有的拿着银钱，候他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经过时作临别的礼物。当他的人儿经过时，开心的有很多的叮嘱。

“到外面要谨慎，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

“哥哥多捉几个师长回来啊！”

红军家属是这样关心着他们的子弟，集体送别，每次出发都是很多的，这是苏维埃下面特有的现象。

太阳在远山背后，渐渐地下去了，夜幕开始笼罩了大地。正在起着晚烟的村庄和黄透了的田野、葱翠的山林，渐渐地模糊，他在队伍的后面消逝了。红色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谈笑着，他们活泼愉快兴奋的情绪，不断的〔地〕在他们的笑容上流露出来。

“老王！介回到大城市去开洋昏〔荤〕！”（介回即这回——江西土话）一个兴国战士兴奋的〔地〕说：“唔！开洋昏〔荤〕，洋鬼子的东西有末介食当，做尽了骚气！”（末介食当即有什么好呢？——江西土话）一个战士吐了一口痰，这样说，带着不在乎的口气。

“喻，土包子，鱼赖子食过好东西呵〔啊〕！”（鱼即你，赖子食过即那〔哪〕里吃过的意思）前一个战士歪了一歪嘴，现出藐视的态度。

“末食过，笑话的〔得〕很，打开漳州，末该都食过了！”（即什么都吃过了）第二个战士骄傲的〔地〕“吹牛皮”，第一个战士有点讨厌了。

“喻，吹牛皮，你问一问贱狗看，蹄花面，肉包子，咸肉还炒过盘子，那样末食过，老实讲，洋鬼子筒筒罐罐装的骚家伙，送了好多给老百姓呵〔啊〕！”两人都不服气的〔地〕争吵起来，另外一个战士插嘴进来：“吵末该，当红军的，末该也食过，在漳州的时候，厝等银（即我们）连上，不是天天食香蔬海参吗？老王！余介回到屋下拿了几多钱？”“三十块，还是谷末耀，谷耀了，还可以多拿些。”第二个战士回答他：“厝倒霉，下伯（即伯伯）勿在屋下，一个钱也未拿到，贱狗倒拿到了五十块，老王，那你打算买末该？”“买一股电筒，一双鞋，还帮厝老妹量几尺布。”“蠢家伙，到白区有土豪打，还要买布？”第一个战士又插进嘴来：“打土豪，公家的东西给你带

回厓下的呀？”第二个战士又驳覆他。

第一个战士没趣的〔地〕走开了，话头也打断了，前面忽然停了下来，只见沿途一点一点的火光，好像萤火般的〔地〕闪动，咳嗽声前后响了起来，部队已经休息了。

队伍是这样继续地在黑夜中前进着，穿过了无数的田垌〔垄〕，走过了很多的森林，有时脚下渐渐高了，又高了，知道已在上山；低了又低了，是在下山；哗哗的〔地〕流水，知道已经到了山脚，沿着山溪前进，一切都是沉寂着，谈笑声到处传下来，远远地不断送来一声声的犬吠声，秋虫在山野间奏着音乐。战士们是有些倦意了，经过无数次的休息，远远的前面照耀着很多灯光，东一路西一路的分散，大家忽然高兴起来，嚷着：“到了，到了，跟上呀！”

人声嘈杂起来，秩序也忽然零乱，各部队都找着自己的房子宿营了。

一切都是沉寂，大地仍在黑幔中沉醉，红色健儿也进入了睡乡，去恢复他们一天的疲劳了。

第六个夜晚

艾 平

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

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她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

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有的〔是〕六个手榴弹。一枝〔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苏维埃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

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

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

步兵、机关枪队、炮兵……谈的谈笑，唱的唱歌，说的说话，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秩序地，没有一点儿忧郁，更没有一丝儿烦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息地前进着。

队伍忽儿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夜色从四周地向我们袭来，月儿慢升地慢升地挂在东方的天空上。

“吗格？！”一个年青〔轻〕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宿营了吗？那就满〔蛮〕好了！”这个瑞金老倌说完话，他望着大家，大笑起来了。

“为吗格唔走呢？等得真唔耐烦了！”“都是些乌龟呀！”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嘈杂得像热闹的市场一样。有的懒家伙等得不耐烦也就像猪样的〔地〕躺在地上。有的互相背靠背，谈的谈笑，唱歌的在唱那“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的《胜利反攻歌》，旱烟香烟同时抽起来，大家都在期待着继续前进。前面的队伍开始动了，灰色的长蛇又流动起来了。

“呼！啪！呼！啪！”

“噫！枪声！”年青〔轻〕的瑞金老倌又说话了，“政治委员，前面打枪了！”接着前面又送来了一阵枪声。

“真的是枪声响呢！”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

“打机关枪呢！”张政委同时又说。

灰色的人河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

敌人被打坍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遇着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的一个高地，扼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咯，被十团一个冲锋就打坍下去了，十团已向百石圩跟踪追击去了。”

“娘□□”任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当后续部队跟着追击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忽然一支敌军向我左侧突袭，企图截断我们的连〔联〕络。”任参谋长说下去，被另外一个声音打断。

“那就讨厌了！”

“算什么？”他满不在乎地继续说下去。“不过延误我们的一些时间，十一团就把敌人打的〔得〕屁滚尿流坍下去了！但是同志们……”他向四边看看，什么东西压低了他的声音：

“太不幸了！敌人已打坍了，一颗流弹，我们的洪师长却牺牲了！”

“报告！”跑的〔得〕汗流满面的气喘嘘嘘〔吁吁〕的通讯员打断了他的说话：“师政治委员说：你们队伍尾司令部后，继续前进。”人河在月影照耀下，又继续的〔地〕流动起来了。

虽然是在月下行军，道路是太平了。战后的空气还是紧张的〔得〕很。除了吱喳吱喳的脚步声与道路旁小河的流水声以外，简直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

“这是那〔哪〕一个！”人都关心地问，大家好像得着了一个向右看的口令一样，不约而同地向右看。

“这是师长！”守在洪师长尸首旁的一个特务员同志这样回答，他是带着愤懑悲伤的语气告诉他们：“敌人都打坍了，他才中了一颗飞子呀。”

“同志们！”另一个特务员在喊，“坚决勇敢的〔地〕杀白鬼呀，为师长报仇！”

“把白鬼捉来杀咯！”战斗员向洪师长喊出雄壮的口号。队伍还是不停止地前进着。

“咳……嗯……救救……救我……”从左边小溪里发出鬼叫似的哀鸣〔鸣〕！

“对呀！是在小溪里。”

“我去补他一枪！”一个顽皮的小战士愤恨地说，“打不死的白鬼，叫得十分讨厌！”

这一下像把话箱盖打开来了一样，互相争吵起来了！“补他一枪送他早点回去吧！”“这是脱离白军士兵行动，我们要反对呀！”“我做了好事你反对，妈格！”“子弹节省着明天打活敌人！捉到陈××来给洪师长报仇吧！”整个的通讯排都被牵入漩涡，加入战线，一句一句争吵不停。

毕竟青年干事活泼一些，在他的歌声影响之下，这雄壮的歌声中加速着前进，洪亮雄壮的杀敌歌声终结了这些个无意义的争吵，人们也更加速地前进。

“百石圩被我们占领了！”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子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我们没有什么伤亡。敌人只一个营，广东军阀的，民团二百多。缴获几十条枪，粉碎了广东军阀的堡垒。我们是胜利了。”

“这是一个大的损失！”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得〕见的手，“一个流弹牺牲了洪师长，少了一个英勇坚决顽强的同志！”“捉着蒋××来坐铁笼！以胜利的反攻，来纪念光荣牺牲的洪师长！”

追

彭加伦

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工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工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把关守口几个师的虾兵蟹将也被杀得东窜西逃，这恐怕安坐广州的陈将军连梦也不会梦到的吧？

乘胜猛追，乃是红军的天然本领，二次战役，追得进剿军鸡飞狗走，四次战役，追的〔得〕罗卓英割须弃袍，好在白将军马上加鞭溜得快，不然的话，恐怕也做了第二个陈麻子（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色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自骄自傲的陈将军真是所谓冤家遇对头，他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滚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

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确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分跑不动了，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的〔地〕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地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地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拍〔啪〕”“拍〔啪〕”“拍〔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那〔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挟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狐〔獠〕猯儿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儿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

夜行军

富春

为着〔了〕隐蔽我军行动,为着〔了〕避免敌人飞机的侦查〔察〕与轰炸,有时为着〔了〕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

夜行军开始是不〔习〕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地〕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经过村落时,从稀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着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白军早走了。”“你们真文明啊!救命菩萨!”这样的〔地〕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

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辟拍〔噼啪〕、辟拍〔噼啪〕”的声音。

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地〕熟练,一天一天的〔地〕进步的。

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两〕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地〕捆起来，容易烧燃，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

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

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的〔地〕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地〕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

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是〕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奔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的〔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是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的〔地〕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

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但是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作杖，以免跌交〔跤〕！

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然而当〈着〉无敌情顾虑，